

本草
漫笔

白花蛇舌草

□符灵

常常觉得自己有病,不好意思麻烦神医的时候,就自己到处找药吃。有时候身体不适的症状刚刚有点苗头,就立马下药或是下狠药,想把病毒扼杀在摇篮期。我从不相信感冒以后不管吃不吃药都需要七天的鬼话,因为吃了神医的药,能大大缓解症状,日子好过得多。有一回吃的西药,心急加量,结果一整天都精神恍惚,开车仿佛在神游,吓得以后再也不敢碰了。西药直来直去,属于直接扇耳光,刀子嘴豆腐心虽可以瞬间清醒,但却伤和气。还是中药适合自己,绵长深远不动声色,循循善诱知冷知暖,不知不觉就会好,好像在跟心理咨询师聊天,拉拉家常就能见到光明。

神医一直嘱咐少动多养,可我依然我行我素背道而驰,因为执拗不听话,于是天天锻炼依然身体差,时不时地要到神医那里去开药调养。想起朋友圈里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每个人一生的精力都是一个定量,提前透支的后果便是晚年的枯竭。其实除去人的身体,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自知不是那种有狠劲儿的人,而且一直背运,偶尔得到便志忑,内心惴惴没有安全感。于是把中药当成能量的一种补给和调节,那些因为运动后的快感而产生的忧虑,便在一碗碗中中药化解了。

那日依旧是体力透支后的亚健康,双目赤痛两腿疲劳,慢性咽炎又犯了,再加上饮食不当,从上到下的不舒服。神医斟酌很久,望望舌苔再把把脉,每次都是一边叹息一边开药。你的脉那么弱,还那么大运动量做什么,你只能散步,要静养,你看乌龟,一动不动能活几百年。

好吧我静养!在药房前排队,把病历拿出来看看,发现里面有一味很神奇的药,叫白花蛇舌草。翻翻以前的药方,我胃疼的时候有,咽炎的时候有,疲乏失眠的时候依然有,连宝鼻息的药里也有这一味。于是回去翻《本草》,好多遍都没找到,不死心,以为是版本不对,重新买来文言文原版,看到头昏脑涨连目录都看好久才明白,依旧没找到。偶然有一天,在《中国药典》里看到了。

相传这种草药有个美丽的故事,有一位名医被请去看病,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羸瘦,咯吐秽脓,谁都医不好说病人快要死了。这位名医也是一筹莫展,他在伏案小憩的时候做了个梦,一位白衣女子对他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仁,惠及生物,见有捕舌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伸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惊异间名医惊醒,来到户外,果见埂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后来病便痊愈了。这草便被叫作白花蛇舌草。

神医提起白花蛇舌草时啧啧赞叹,说这味药非常了不起,若配伍得当,可治疗多种疾病。比如,肺热咳嗽、咽喉肿痛、疔肿疮疡、毒蛇咬伤、热淋涩痛;水肿、痢疾;肠炎;湿热黄疸;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治疗多种肿瘤。于是,我每次都要求他加上这味药,仿佛是定心丸。还因为这药名,包括那个故事,都有点武侠小说的气质。

金庸的小说里常常提到,初学武者,须由师傅教授怎样挨打而不受重伤。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是那些刀和剑换了种方式,不知天高的菜鸟闯荡江湖,只会穿着小鞋明里暗里的挨打。我一把年纪仍是菜鸟,无人教授,受伤后再去找药。朋友常劝我说是药三分毒还是要多食补。她说得没错,可我每次都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必须要用有毒的药去救自己。浸淫在俗世的欲望里太久会生出戾气,那种戾气有豢养魔鬼的习惯,所以让大自然里土生土长一身正气的草药去跟那些魔鬼打仗。尤其是功力深厚的白花蛇舌草,是手持倚天剑的峨眉派,所向披靡。又仿佛是金创药和雪参丸,或是茯苓首乌丸、黑玉断续膏,能治百病。每次喝完药都感觉脸上每一个毛孔都悄悄地张开了,闭塞缺血的脉络慢慢疏通温暖,乱糟糟的杂草被清除,折断的枝桠被修剪。然后慢慢地,整个人都通畅了。

我喜欢那个美丽的故事,如蛇舌般的小草就是上天派来拯救名医的天使。好希望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名医,伏案小憩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不像我,沉沉的睡眠里一片黑暗,只有一枝淡淡的白花蛇舌草。



春芽

王尚

明月雪时

□朱朱

腊月二十六还在劝母亲,她吃素多年,还有大年三十在庙宇祈福守岁的习惯,劝不动。那时大街上还没有太多人戴口罩,超市里倒是人头攒动,架子上的坚果都卖空了。每天心神不宁看着新闻,一直到腊月二十八,网上各大景点显示暂停营业的字样,庙里的公众号也发布了取消集体祈福的通知,于是彻底定了神,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就匆匆各回各家了。

一直想当英雄的,结果正月初一去乡下吃团圆饭,回来就窝在家里成了冬眠的狗熊。一开始疫情仿佛是森林里越下越厚的雪,熊也必须在冬天偶尔舔一舔自己的手掌,所以没有在入冬前做好储备的人类还是得出门。每天微信里报道的数字,让人出门儿多少有点害怕,想想这些年越大越胆小,生活远不是狩猎采集那么简单。把口罩封严实,一次性雨披当成简易的防护服,配上乳胶手套,超市和菜场情况一样,进门量体温,大家都戴着大口罩,相见不相识少了寒暄的热闹,感觉这个年过得很尴尬。

菜场里少了讨价还价,大多不问价钱拎

风中孤独的脸庞

□任德国

近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有点多愁善感,沉迷于回忆往事。

夜来幽梦忽还乡。睡梦中,我时常回到老家,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场院里,摸到儿时玩耍的青石碾子,看到夕阳下落寞的老黄牛,还有那一片荒凉孤寂的村庄。醒来时,又总会反复思考,老家门前那条小路是不是已经杂草丛生,门口那口老井是不是已经少有人来,老母亲是不是时常扶着那棵歪脖子柳树在眺望。脑子里乱七八槽,好似着了魔一样特别想念母亲,感觉亏欠她太多。每晚像看电影一样,相同的情景,相同的事物,相同逻辑顺序不停地重复出现,弄得我身心俱疲,甚是乏累。

今年过年,由于奶奶重病抢救,我一直在医院,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家,陪母亲吃年夜饭。年少时,时常在母亲面前绕膝嬉戏;长大后,陪伴她的时间少之又少。一年一顿的年夜饭,竟成了仅存的团聚时刻。吃饭时,母亲总是喜欢夹菜,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好像害怕惊扰到什么,偶然还会呆呆地盯着我和媳妇看而不说话。问她想什么,总是习惯性地摇摇头。今年的年夜饭,母亲确实安静了许多。依稀记得,以前每到年夜饭时,母亲总是那个最忙碌、嗓门最大的人,炒菜、蒸年糕、包饺子,饭桌上帮这个拿酒、给那个夹菜,还要照顾怎么也不知道满足的我。今年爷爷去世,奶奶重病,爸爸在医院陪床,以往喧闹的家宴变得着实冷清。陪母亲吃饭的仅仅是见过一面、刚过门的儿媳和这个奔走他乡、越大越有陌生感的儿子。余光中,我看见母亲风吹日晒、渐渐失去光泽的面颊,铺天盖地流露出的被岁月搜刮过的痕迹。

年轻时,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山东女人的样板。在我心中,她保持了所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朴素、勤劳、乐观豁达、尊老孝顺的优秀品质。粗粗的麻花辫,被日头扫过微红的面颊以及走路如风的性格,成了她持家有

起来就上秤,也少有人用纸币,直接扫码付款。每个人都采买量巨大,我也是,母亲那里肯定也快要没菜了。出菜场大门的时候两只手各拎一个大袋子,走到停车的地方已经满头大汗。再后来我就撂挑子了,非常时期买菜成了重体力活儿,那是男人干的。

老公的工厂不在城区,正月初五去送零配件的时候路都封了,只能送到路口,等厂里的值班工人来取,顺便把婆婆乡下的菜带了回来。说是负责技术的师傅积极性很高,初四就从北京来了。企业又不能开工,于是整天在厂里吃了睡睡了吃。以前婆婆叫我去乡下吃饭,心里念着庄子的清静无为和坐忘,七姑八姨的絮叨家常堵得我胸口疼。昨天忽然感觉庄子的孤独太孤独了,从头冷到脚后跟,不知道小表妹家的新生娃娃几斤重了,很想捏捏他那可爱的胖脸蛋儿。

焦灼的时候翻手机,小吕妹妹的朋友圈每天更新好几拨,她笔下报道的民警和社区干部都在防疫一线,不管平时多水灵的姑娘多帅的小伙子,都全副武装认真严谨地值

守。想到加缪的《鼠疫》,小说中的朗贝尔一直在做个人的斗争和反抗,最终放弃了个人幸福,留下来走进了圣徒和英雄的行列。其实追求个人幸福理所应当,承认与担当甚至是付出代价,不管是在疫情的当下还是风调雨顺的日常,都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不同的选择最能显露真实的人性。昨天降到零度以下,出门取个快递都冻得吃不消,想想那些守在关卡的人们,坚守在此时比以往更令人敬重,这么想着,心里忽然变得安宁温暖。尽管一直躲在家里,依然做不到《二十四品》里仙境般的独处和避世,嘴和鼻子被口罩遮住了,我们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身边很多人其实平日里都不尽了解,在雾霭茫茫的疫情中,他们的英雄之举成了渐渐走近的步伐,比如平日里不受待见的小区保安,勤恳低调尽职尽责的快递员,都显得那么可亲与真挚。司空图写的“俯拾即是,著手成春。”差不多是武林高手的段位。寻常人做起来就更显珍贵。我还是喜欢“明月雪时”,让人读来心里感动,敞亮。

心窗
片羽万家
灯火

方的最好的标签。反观现在,消瘦的身躯和脸庞如同换了一个人,以往红润的脸颊取而代之的是凸起的颧骨,挺拔后仰的腰身更是被岁月这头蛮牛牵拉的弯曲前倾。以前爽朗明快的脸庞,我现在看到的只有孤独。

茶余饭后,我不再坚守对守岁习俗的忠诚,喜庆的晚会敌不过母亲铺下的温馨的床,草草收拾就准备入睡。母亲和父亲原本住在西边房间,母亲说了守岁,索性住在我卧室外边的客厅里。也许是外边的鞭炮声太少,也许是刚换了地方的原因,我躺在床上,眼珠子好像上了润滑油,就是睡不着。我干脆把卧室门打开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母亲东家长、李家短地聊了一阵,一会打着呼噜睡着了,我连续叫了三声,竟然都没反应。我盯着窗子透过烟花投射到白墙上的影子,浅淡地入睡了。睡梦中,我见了一个刚刚与母亲分床睡的孩子,睡觉一惊一乍,一会要喝水,一会要尿尿。一旦儿子发生轻徐的声音,年轻的母亲就会快速地蹭着脚走过来。整整一晚,年轻的母亲一会到儿子身边,一会回到自己床上。

是啊!我的母亲年轻时也曾耳聪目明,也曾这样助我独立。现在至少今夜,在睡梦中,我却叫她很多声也没反应。是的,她确实老了,时光让她的精力和体力大不如前,操劳让她健康的身躯越发垂老。

年初四是返程的日子。父亲由于在医院陪床,没回来,我早起准备返程的东西。这本来是父亲责无旁贷的事情。当我打开卧室门,桌子上已经摆着好似等待检阅的饺子和炉子上煮得翻滚像浪花一样的热水。母亲催促我先把车旁边的苹果、粉皮、核桃、红枣、栗子、石榴、猪肉、花生油……放到车上,回来吃饺子。看着整整齐齐包扎的行李,看着整整齐齐排列的饺子,我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不知道是母亲昨晚准备,还是早上起床准备的,这得花费了多少的时间。她开始催促我“这一

壶纯净水是用来喝的,那一壶是自来水是用来洗脸”。母亲是怕我用了不干净的水。

我吃完饭,熬不住母亲苦劝,一定要在开车前放一挂鞭炮才让我走。看着她忙前忙后,不知疲倦的样子,我恨不得马上就走,让她休息一会。我快速地发动汽车,沿着门前的小路急速离开。后视镜里,看到风中母亲那张孤独的脸庞,她边看着车子挥舞着手,边应付着周围邻居的询问。车子越走越远,越走越快,后视镜上母亲的身影凝成了一个黑点。好想这个黑点不要消失,永远跟着我、陪着我。我理解母亲的不舍,只能无能为力默默祝福。我再也抑制不住如同蓄水池般的泪水,默默地决堤肆意。汽车在高速路上拼命地狂奔,两边的行道树,就像是刑场上送行的哨兵,面无表情地冷血。我讨厌它们。

经过了八个小时的车程,我又回到另一个省的另一个城市,刚刚还在母亲身边,此时身边的人却成了他人。岳父、岳母看到自己宝贝女儿从婆家归来,问东问西,好像失去女儿几个世纪,把过年所有预留的好菜、好饭一股脑地拿了出来。坐在饭桌上,看着一桌子的人,一桌子的菜,我努力往嘴里夹菜。内心一直在想,此时,我的母亲在干什么?是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烤火,还是在默默吃着过年剩下的饭菜。我借故离开喧闹的饭桌,拨通了远方的电话,电话刚响一声,母亲已经接了电话。她已经躺下了,手机一直放在床前,等我接我的电话。我说了几句,借故赶快把电话挂了。此时,我真的不想让母亲看出我在想她。

一夜的梦,一张风中孤独的面颊——我的母亲。都说世界是守恒的,但是也不见得。父母之于子女的爱,是子女永远一辈子的债。只要父母尚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步履蹒跚的老者,还是有心无力的守望者,对子女都是一万个牵挂、一万个叮嘱,而孩子之于父母何时能做到万分之一呢?